

第五回 奇道人半杯熄燄 藍面鬼一網摧賢

卻說卞嘉回到家中，入內見了陸氏及兒子天節，將龍城縣設計破盜情由述了一遍，大家稱快。詩酒朋友皆來問候，一連吃了三日酒。第四日，李虛齋、施弘德父子要進京去，三人同來拜見。卞嘉各各送了程儀，送出郊外，約來秋入京再會，如此方別。

那李施三人，不三四日間已到都門。見山川秀麗，風俗古樸，真乃帝王建都之地。不上三月，施弘德貨已賣定了，算計賬目，足賣了五千之數。那五千借款亦已討清。便帶了萬金回豫章去，此正應了李虛齋初見時的言語。

卻說李虛齋當日同二人進京，便找到歐陽譜下處，把名帖投進。那門公見沒有包兒，不為傳入，反把李虛齋唐突。次日，李虛齋又來到寓所，遠遠望見歐公乘馬回寓。來到近前，李虛齋叫道：「歐陽公，道人在此，久相候了。」歐公見了，連忙滾鞍下馬，喜得滿面堆笑道：「李恩兄，今日才來。」遂相攬了裡面，奉揖罷，嚇得那管門的方才把他的名柬呈上。歐公作色道：「既是昨日李相公有帖，怎麼到今日才把帖子來稟？你這大膽誤事，該重責三十。」這管門的駭得魂飛天外。

歐公與李虛齋分賓主坐定，歐公方問何日起程至此。李虛齋將一路日期，遇著邵卞嘉為施弘德做一番事情細述一遍。歐公鼓掌叫絕道：「天下有邵卞嘉這等奇俠之士，幾時得識一面，以滿我大願。」李虛齋道：「他約來秋方進京相訪。」歐公喜有相會之期，遂入席飲酒，歐公又把別後遇著馮公前後的事也述一遍。是夜就在歐公衙內宿了。至明晨下得牀，只見管門長班姓段的，跪在廳上連連叩頭道：「我老奴有眼不識泰山，昨日傳遲了李爺的帖子，恐怕今日老爺難為小的，要求太爺方便一聲。」李虛齋叫他起來，那長班來叩個頭方爬起來。李虛齋道：「老爺處你，我自然與你方便，但是我看你三日之內有個大災，非人力可救。今晚黃昏時分，先有虛驚，雖不傷人，也要損兩件器皿。」那長班不曉李老靈驗，日裡雖答應，心內未肯全信，唯唯的自出去了。

少頃，歐公出來，李虛齋把長班有災的話說了。歐公道：「既如此，須求齋公救他一救。」虛齋道：「三見此老，口雖應允，心內還未肯信。待今晚有驗，明日自來求我，那時救他未遲。」

卻說那長班因李虛齋早間的話，也有三分不快。臨時回家，買了一壺酒同妻兒正在吃夜飯。忽聽一聲響，夫妻大驚，移燈去看，卻是灶前一根椽朽折，連瓦跌下，把只水缸打個粉碎，方信李老之言，疑他是個神仙。及至天明，走入衙內，見了李老連忙跪下，把夜間之事說了，又問明早有甚災殃，要求仙翁救命，連連叩頭。虛齋叫他起來道：「你不要心慌，今夜可虔心齋戒，明日黃昏時分到我這裡來，我自然有策救你。」

過了一日，歐公因馮迪庵來答拜。李虛齋備酒留他。三人方才入席，那段長班直到虛齋邊叩頭求救。李虛齋把面前一杯酒，口中念些什麼文，將左指在酒面畫了幾畫，向段長班耳旁說了幾句，便把這杯酒遞與他拿去。馮公見這舉動，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李虛齋道：「天機不可預洩，稍停兩個時辰，自見分曉。」馮公亦不再問，且自飲酒。方將二鼓，忽聞外面喧嚷。馮公問是何事，家人進來稟道，是絲線街一家火起。歐公失驚道：「絲線街是段長班的住處，李老之言驗矣。可速往救，也是陰德。」虛齋笑：「且停一刻，自見明白。」

少頃，雷霆頓起，大雨傾盆，下了一個時辰方止。忽見段長班來拜謝李虛齋。你道他為何來謝？原來段長班領這杯酒去，依李虛齋的言語，當晚不脫衣服，坐在屋裡點三柱香，供那酒在桌上。守到二更將盡，忽聞間壁暴烈之聲，四面喊叫救火，連天不絕。他便捧這杯酒到庭心，向東南方誦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」，將酒望東一潑。可卻作怪，剎時烏雲四起，雷雨交作。此時火勢正猛，被這兩衝得有氣無力，連間壁的房子，也只燒得一間，那火便熄了，只聞得遍地酒氣。知這兩是虛齋請來救他，所以前來拜謝。

馮歐二公聞知此事，無不駭異。長安城中都說歐學上有個仙人在家，官員士庶來拜見的擁擠不開。到明年七月，邵卞嘉領了兒子入京應試。原來卞嘉之子小名天節，諱十州，字有二，博通六經，綜貫百家，十二歲已入泮宮，今年十五歲，正屬賓興之秋。父子兩個來京就試，入了都門，未曾覓寓先到郭府。此時汾陽王郭子儀年已八十三歲，自擁一班歌童舞女，逍遙歲月。聞卞嘉來拜，急忙出迎，就敘了許多寒暄，隨即差人送至章敬寺行寓。

次日，卞嘉父子來拜李虛齋，門役投遞進兩個名帖，一個教弟邵玉，一個眷姪邵十州。歐公便問此是何人，虛齋道：「這是貧道說的邵卞嘉；這寫眷姪的，就是他令郎。」歐公遂請進相見，言論投機，留飲終日方散。次日虛齋到章敬寺答拜，卞嘉也留他酒飯。直到晚上，虛齋令從人出，語卞嘉曰：「弟觀賢眷梓色，令郎當冠一省，卻因這顯名上起了一個大禍，數應抄家滅族。若能父子相濟，潛身五六千里外，方能免禍。至十六年骨肉完聚。令郎富貴非常，那時三代榮華，且有段奇奇怪怪的姻緣。待揭榜後，自必水陸兼程遠去矣。小弟也有一件是非，凡有喪身之禍，又連累兩位大臣休官罷職。這是數之前定，說不得了。此言不可泄洩，有干天譴。」道罷辭去。到八月三場考完揭曉，邵十州中了解元。及進鹿鳴宴時，房師座師許多人等，見解元是個垂髫童子，兼又生得清秀風流，莫不暗暗稱奇。宴罷回寓，拜了父親，卞嘉一時喜憂交集。你道為何？他生平極信李虛齋的術數，前月對他說一席話，今日十州果中解元，是應了當魁一省之言；又說因此生出患難，一家拆散，要骨肉完聚，必十六年後。所以一喜一憂，不能暢懷。

是晚郭令公、歐陽、陸漸、李虛齋皆送酒物到寺中稱賀，一晚熱鬧自不必說。席散各人皆去，只有李虛齋未去，虛齋曰：「貧道獨後去者無他言，今日此來，一則恭賀令嗣，二則與兄餞行。前言已盡，不必再續，日今大難臨身，到明朝必不見容，速歸貴府，即日去棄家園，遠遠逃避，到了中途既有不測之禍，但須骨肉分離，自然逢險而安。茲有錦囊四封，倘遇患難之處，可開一封觀之，自有解救。三日後貧道也避厄出都，途次或獲一晤未可知也。」說罷揮淚而別。

是夜卞嘉收拾起身，趕回家去，喚齊家人，每人賞銀二十兩，叫他遠去生理。租田八千畝，交於本處庵院，托他收租，以濟孤貧。自己單裝兩車細軟，二個家人，四個婦女。當時李阿壽夫婦抵死要跟家主。連夜趕行，走出潼關，向山東去了不提。

且說虛齋別了邵卞嘉，回到署中對歐公道：「弟有一件大是非，恐不利於台翁，明日即便遷寓，到了邵兄處去。」到了次日，告辭遷離。看官聽說：你道虛齋所言的是非，從何而起？卻起在邵十州的主考楊炎身上。原來這楊平章取了邵解元，年少才高，又是世家，心中大喜，連序齒錄，都吩咐梓人刊刻，裝訂齊整，與同寅同袍，當時送於一位新授平章事的官員。那平章事是誰？就是當初未遇時來謁邵卞嘉，笑殺眾人，他沒趣跑去的鬼面盧杞便是。盧杞自那年懷恨在心，發憤讀書，得擢進科，三四年內遂居顯職。德宗因他有口才，心常愛他，用以為相。楊炎因輕紀無學，每托疾不與會食，杞甚恨之。今日看他送一

十州，父邵玉，縣廩膳生，祖邵弘，吏部左侍郎具慶下，猛然想起前事，不覺大怒罵道：「這該死的奴才，倒有這樣好兒子，萬一他連科起來，我要出這口氣更煩難了，不如早早下手為強。」千思萬想沒個緣由。猛然想出都中有個道人李虛齋，人稱他是個半仙。

「如今藩鎮紛紛反亂，這就在此人身上生出波瀾，動他個本兒，說他妖言惑眾，與邵玉朋黨，潛往京師，為外藩耳目，共謀不軌。況邵十州係我仇人楊炎門生。皇上方與炎有隙，我今逢上之意，奏炎有異志，交結左道，可不一網打盡？」算計已定，寫成本章，五鼓奏上。上果大怒，批下旨來，楊炎貶小崖州司馬，邵玉、李施特發鎮撫司嚴究。旨一下，錦衣衛官同一班從役來見盧杞，討個詳細，遂往章敬寺來拿。方進寺門，忽然狂風大作，甚是厲害，但見山崩地裂，石走沙飛，陰雲密布，伸手不辨五指，自辰時亂起，直至雞鳴方息。把這十六個校尉在黑暗裡凍餒了一晝夜，手足麻木，動彈不得。黎明風起，走入方丈尋到寓所。房門大開，並無一人。問眾僧時，俱說邵卞嘉父子往五台山燒香去了，已去數日。李道人昨日好好的在房內燒香打坐，不知怎麼不見了。莫不是他曉得未來之事，借此惡風遁去了？大家委決不一。眾人只得帶了寺僧回復盧杞。

杞大怒道：「這一發是妖人了。」又具本復奏，請移文各處畫影圖形，要拿李虛齋。又令一班錦衣衛飛騎到集賢村捉邵玉父子，限三日往還。錦衣衛星夜飛奔，一日夜已到邵家門首。見門封鎖，壁上貼一張曉諭，上寫道：

集賢村邵府原某志甘泉石，性好空門，今同子眷往五台山修行，凡爾家人各散營業，所有租田盡舍寺院，爾等毋得仍居宅內，此諭。

那錦衣衛官看了，各人面面相覷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帶了鄉鄰保甲地方進京回話。盧杞見一個都獲不著，把差官下獄，連了無辜許多的人。行文到四方州縣嚴緝，務在必獲。後因邵卞嘉一人，吹毛求疵、凡與往來者，如學士歐公，都御史馮公，皆革職回鄉。欲知卞嘉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